



骨の记忆

〔日〕榆周平/著 闫雪/译

一人，一城，一时代的命运交响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骨の記憶

〔日〕 榆周平／著 闫雪／译

中 信 出 版 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骨之记忆/榆周平著; 闫雪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1

书名原文: 骨の記憶

ISBN 978-7-5086-2501-0

I. 骨… II. ①榆… ②闫…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6013 号

HONE NO KIOKU by Shuhei Nire

Copyright © 2009 Shuhei Nire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9 by BUNGEISHUNJU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and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骨之记忆

GU ZHI JIYI

著 者: 榆周平

译 者: 闫 雪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31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0-4136

书 号: ISBN 978-7-5086-2501-0 / I · 169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283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贯穿北上山系^①的山道上，一辆公车正行驶着。这里是岩手县南部的美桑镇。曾经有两万多人口的小镇，随着年轻人外出打工的离去，现在只剩下寥寥可数的七千来人。高龄化在不断加剧，小镇变得越来越冷清。从市中心出发的车，跑上二十分钟也遇不到与之擦身而过的另一辆车。

绵延数百里的山林占据了小镇的大半，出门时自家车必不可少。公车基本上是没人用的，没有大人会坐公车上班，也没有孩子乘公交上学。随着小学和中学接连不断地合并，镇上为上学的孩子们统一安排专门的校车。因此，尽管公车本来就很少——早晨上学上班的时间段，一小时一班，上午九点后两小时一班——却仍然只有稀稀落落的乘客。而这些人基本上全是自驾车不便而不得不乘车的老人，或者是连辆小货车都买不起的穷人。

曾我清枝坐在空荡无人的公车后座，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广袤风景。

收割后的稻田里挺立着一排排稻架^②，长满山毛榉^③和杂木的群山早

① 北上山地：位于日本岩手县东部，太平洋和北上川之间的山地。——译者注

② 稻架：在稻田里用木杆搭成的长架子，将收割的水稻在上面晒干，等干透并将水稻脱粒后就成了米。——译者注

③ 山毛榉：落叶乔木，叶子呈卵形或长椭圆形，花萼有丝状的毛，结坚果。木材可做铁道枕木。——译者注

已被艳丽的红叶装点成一派秋容。

十一月，秋的迹象早就悄悄地在岩手县蔓延开来。临近八月中旬，即使是在超过三十度的连日酷暑里，依然可以从檐廊边流淌过来的微风中感到丝丝清凉。夜晚秋意尤甚，已经可以开始听到秋虫的叫声，而夏天的薄毯也越来越离不开身了。

旧盆节^①的时候，离乡的人们纷纷归来，小镇便恢复了以往的生机和活力。但这不过是短短的几天时间，当人流如潮水般退去后，宁静又会重新降临小镇，在这死一般的宁静中仿佛要屏住呼吸才能得以生存。

苹果是这里为数不多的主要产物。那挂满枝头青油油的果子，在清澈透亮的长空之下，渐渐地被染上色彩，与满山的红叶一起融化在一片红色海洋之中。不过，这一切只是预兆着寒冬的到来罢了。

岩手县的冬天，尤其是南部的冬天是极其寒冷的。以往会下很大的雪，一到寒假，孩子们就拿着雪橇、炊帚等跑到山坡上滑雪。但那些都已成往事。雪降得一年比一年少，现在已经少得大不如从前。降雪量的减少，据说是由全球温室效应引起的，然而即便是雪少了，这个小镇的冬寒却一点儿没有减弱。

不，甚至可以说降雪量减少反而大大加重了寒冬生活的艰辛。如果是在常年积雪的地方，都会配有统一的除雪器。这个小镇上是没有的。一遇到下雪天，家家户户不得不自己想办法除雪。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拿着铁铲一点一点地铲除冰冷潮湿的雪，是一件大伤体力的活儿。这还不止，更让人痛苦的是那窜进房里来的刺骨寒气。农村的房子通常很大，这里的房子也不例外，很多建筑面积都超过了五十坪^②，而且还尽是些八十年以上的老房子，甚至还有上百年前建的。其残破不堪的样子就不难想象了。没有在城市随处可见的空调，只有电暖桌和煤油烤火

① 旧盆节：农历的盂兰盆节，日本传统节日，回乡与亲人度过，类似中国的春节，会出现返乡高潮。——译者注

② 坪：日本的面积单位，一坪大约 3.3 平方米。——译者注

炉。在这样破旧的房间中一早醒来，发现昨晚睡觉时呼出的气已经在打着补丁的被子上冻结成冰，这样的事早已见怪不怪了。早晨，窗上一定满是冰花，窗外裸露在地表的水管道还有突然爆裂的危险。没有积雪的群山上只剩掉光了树叶的灰色枝干，田野也是土黄一片。松杉等常青树也冻得发黑。一切都更加重了这片土地的凄凉。

因此，小镇上没有庆祝丰收的秋季集会。那种感谢上苍的庆祝丰收的仪式，大概也只有那些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能够平安度过寒冬的地方才会有吧。对于屏住呼吸才能熬过寒冬数月的人们来说，即使还不至于埋怨诅咒秋季的离去，也很难以坦然的心情迎接冬的到来。

冬天又来了，他熬得过今年的冬天吗？

清枝望着窗外红叶妖娆的群山，轻轻地在心中低吟。

公车一站不停，直奔向前。穿过可略微窥见稻田的山间，就来到了星星点点分布着古老农家的村落——大崎村。家家户户房上都是用大茅草葺成的屋顶，眼看就快腐烂掉了，少则有百年的历史了吧。有特色的是，这些屋顶还有个船形的小屋檐。小屋檐大体上都是用木头做的，一眼看上去以为是烟囱，其实不然。

大崎虽然只是美桑镇上一个小小的村落，却拥有一段非比寻常的历史。众所周知，江户时代日本各地信仰基督教^①，这也传到了美桑镇的大崎村。当时信教者的下场是清楚明了的。即使是在这样一个贫寒的地方，甚至是更往深山里去的穷乡僻壤，都没能逃脱仙台藩^②倒教势力的魔掌。殉教的信徒达三百人之多，据说当时被斩首的人们的血把村落边上流淌的大崎河从清流染成了一片红色汪洋。但是，这依旧没能阻挡住人们的信仰。信徒们把代表信仰的十字架伪装成像烟囱状的小屋檐。对

① 江户时代是指由江户幕府统治日本的时代，即1603年至1867年。期间，日本的基督信仰经历了引入、繁盛、抵制、再次引入的过程。——编者注

② 仙台藩是日本江户时代位于陆奥国宫城郡，以仙台城（今宫城县仙台市）为中心的日本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藩国。——译者注

基督教的信仰得以在这里世代地流传下来。即使没有定居在此的神父，五十年前小镇也修建了教堂。那里成了大崎村人们的心灵寄托之所。

“前面是高藤医院，要下车的乘客请按键下车。”

温柔的女生在车内流淌。清枝按下按钮，站起身来，走到驾驶座旁的车门边。

车安静地停了下来。开门下车后，前方是一段长长的山路。清枝缓步爬上山坡，身后是只剩司机一人的公车伴着轰隆隆的引擎声渐行渐远的背影。

前面就是高藤医院了，刷了油漆的屋檐已经斑驳不堪。这个两层楼的医院，本不算大，但在这小小的村落里，似乎已经大得有些格格不入。现在想来为什么在这偏僻得不能再偏僻的村落里会有这样一家私人医院呢，不得而知。距今二十年前，道路还没有修好的时候，不只是大崎村的人，就连接壤的宫城县的人们也会过来就医。但是，当道路修整完毕，交通便捷起来后，人们就更愿意跑到镇中心的现代设备齐全的市立医院去了。现在的高藤医院，仅剩下八十六岁高龄的院长和两名护士。

清枝来到这里是为了看望一个月前生病住院的丈夫弘明。弘明患的病，叫做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当代的医学技术还无法治疗的血液瘤。换句话说，就是只能坐着等死的不治之症。

开始听弘明说身体出现异常是四个月前的事。躺在床上时还没什么感觉，一起身就直叫背骨疼得厉害。随着时间推移，疼痛渐渐转移到了腰和肋骨。起初以为是上了年纪的原因，贴一些药膏就可以打发了。可没多久就开始全身疲惫，四肢无力。到市立医院多次检查后被诊断为多发性骨髓瘤，且已经到了第三期，也就是末期，到这个阶段后能采取的治疗方法就只有化疗。据医生说，这种病极其罕见，它的发病率在整个亚洲来说只有十万分之二左右的比例。而在小镇上，迄今为止弘明尚属首例。随着病情的加剧，还需要结合放射疗法，于是医生劝清枝将丈夫转移到县里的中心医院岩手医院接受治疗。从美桑镇到岩手医院所在的

盛冈大约有一百二十公里的距离。不忍心让饱受病痛折磨的丈夫一个人前往，清枝也陪同着丈夫一同到了盛冈。长达一个月的治疗异常艰苦。对于这种没有准确治疗方法的不治之症，让病人接受的治疗也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已，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虽说是化疗，但注入体内的药物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破坏健康的细胞。弘明看上去一天比一天消瘦虚弱，病痛也不断加剧。而更大的问题是，清枝在弘明接受治疗的期间一天也不能离开他的身边。岩手县是日本最大的县，它的中心医院岩手医院里聚集了大量的从县的四面八方赶来就医的病人。因此，陪同过来的亲属也不得不在附近安营扎寨。但是大学医院里自然是不可能配有住宿设施的。为了节约住宿费，亲属们就只能在病房的床上铺上凉席，再裹上一张一天三百元租金的毛毯勉强入睡。吃饭就在地下室的食堂里，或者在医院附近的饭馆，有时就靠咬两口甜面包支撑过去。洗澡可以去附近的洗浴中心，为了节省下洗澡的钱，清枝每三天才去一次。

如果这样的努力能换来弘明病情的好转，那么这清贫的生活还是能看到希望。然而结果是残酷的。所有的治疗结束后不久，清枝被主治医生叫到了诊察室。

“我直接告诉您结果。现阶段能够对您丈夫用的治疗方法我们都试过了。病情会不会有好转，说实话我们也无法确定。”

“什么叫做你们也无法确定呢？”

“换句话说也就是如果您丈夫的病情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已经没有任何可寻的治疗方法了。”

“就是说他会死吗？”

“他现在的状态可以说已经进入了晚期，如果这个状态再持续下去的话……”

“还剩下多少时间？”

“大概三个多月吧。”

这冷漠残酷的言语震耳欲聋。清枝的眼泪夺眶而出，沿着脸颊顺流

而下。

弘明和清枝同龄，今年刚满六十三。从日本男子的平均寿命已经延长到近八十岁的今天看来，可以说他还处于年富力强的时期。然而，如今却不得不早早地与世长辞……

但是对于清枝来说，她根本没有能为丈夫即将离开而悲痛伤心的时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逼人窒息的清苦家境。本来维持日常的生活已经百般不易，到盛冈后医药费的增加又是雪上加霜。不管怎样节约自己的开销也总还是有限，微薄的储蓄早已用尽，继续待在盛冈，寄宿在医院里已经不可能了。

即便如此，抛下被死神宣判只剩下三个月生命的丈夫，让他不再接受治疗，清枝也万万做不到。

清枝深爱着弘明。自二十四岁结婚以来，他们便一路同甘共苦相互扶持走来。当然在漫长的夫妻生活中也会像一般的夫妻一样时而争吵不休，时而翻脸赌气。但是现在看来那些都已是鸡毛小事。在得知丈夫被宣判“死刑”的现在，清枝浮现在脑海里的唯有夫妻俩和和睦睦恩爱爱度过的美好时光。

“医生，我听说得了这个病的患者在晚期时会奇痛难忍，遭受像地狱般的痛苦。如果他真的没有治愈的可能性的话，如今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办法减轻他的痛苦，对吧？”

如果死亡已经在所难免，接下来想到的就是在逼近死亡的过程中，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至少要让他能在死的时候，从痛苦中解放出来，让他安详地离开。清枝如同紧握住最后的救命稻草一般恳请医生。

“是的，的确这个病的晚期会承受严重的病痛。要减轻痛苦的话，必须用到刺激性药物，直接说就是——使用麻药，但是下药的量也有限度。夫人，这一点就是当今医疗的为难之处呀。超过规定大量使用麻药倒可以将患者从疼痛中解放出来，但是他的寿命必定缩短。换句话说，这种消极的安乐死我们现在还不提倡采用。这种治疗，对医师来说……”

听到这话的瞬间，清枝的脑海里浮现出在美桑镇上开私人医院的高藤安二郎。九年前八十六岁高龄的弘明父亲忠弘因为胃癌去世时，他是当时的主治医师。公公忠弘被诊断出胃癌的时候也是为时已晚。只剩下一月半的时间。死期将近，忠弘奇痛难忍，一旦停止用止痛的麻药，就疼得连续不断地呻吟，不分昼夜。那声音仿佛是从地壳里迸发出来的一般。医疗是带给即将死亡的人痛苦的吗？既然已经无法拯救，那就让他早一点儿从痛苦中解放出来，这不才是医师的职责吗？

面对有着强烈要求的患者家属，医生犹豫不决地说出了这样的话：

“很多人都想这样做让患者轻松点儿，但作为医师，是不允许大剂量地使用麻药的。如果那样做的话会犯法的。即使家属们有意愿，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药效一天天减弱。平常的药量已经无法控制病情。公公眼看着渐渐地衰弱下去，他痛苦地挣扎着用恳求般的语气喊道：“帮我叫高藤医生来……”

忠弘和高藤相差九岁，却是老交情。也许他是想在最后的时候让自己信赖的人看护，又或者公公的言外之意是只有高藤才能将自己从痛苦中拯救出来。

弘明听了父亲的话就立即跑去拜托高藤。癌症晚期的病人要求减轻痛苦，一般的医生恐怕都会拒绝办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然而高藤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而且还带着心平气和的微笑。

于是，忠弘从家里转移到高藤的医院。现在都还记忆犹新的是高藤见到忠弘时说的第一句话：

“忠弘先生真是忍耐力非同一般呀，这般折磨都忍受得住。”

高藤一边给忠弘擦背一边跟他聊天以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迅速把麻药注射进去。效果是惊人地迅速，忠弘安静地深吐一口气，很快便进入了梦乡。高藤转过身来，对屏住呼吸仔细地观守着的忠弘家属们小声说道：

“癌症是一种会伴有极大痛苦的病症。我认为让已经确诊没法治疗的人饱受无用的痛苦不是医生的职责。如果按定量下药的话，忠弘先生是无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虽然他一痛苦就给他注射麻药会将他的寿命缩短，但我想这恐怕也是现在对他来说最好的办法了，你们认为呢？”

“那一切就拜托您了，医生，容我提一个……”

话没说到最后，弘明的双肩已经在颤抖。

“只要他喊疼，就立即联系我。不用考虑我的时间问题。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立刻赶过来的……”

这话没假。只要公公呼唤，高藤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都会立即赶来。温柔地安抚他，为他注射麻药，缓解他的痛苦。从那以后公公一次也没痛苦地呻吟过，半个月后如同入眠一般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次轮到弘明。为了让身患多发性骨髓瘤的丈夫免受痛苦的折磨安详地离开，清枝向高藤求助。高藤一如往昔，微笑着说：“好的，将他领来吧，我为他诊治。”

那之后一个月，从弘明逐渐消瘦衰弱和走路困难的样子中，虽然依旧可以看出病情在不可置疑地加重，但是躺在床上时他好像已经不再感到那么痛苦，使用的麻药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用。只是，这样的状态能持续多久，谁也不得而知。这对于清枝来说，坚信着高藤肯定能让弘明从地狱般的痛苦中逃离出来，并且安详地离开，就是唯一的安慰。

清枝爬上坡道，伫立在门前。一阵风夹杂着晚秋的凉意拂面而来。她轻轻地拉开房门，门上用来镶住玻璃的木架上，白漆早已掉落。门厅没铺地板的地方是一块水泥地，上面摆放着用竹子做的踏板。清枝换上备用的拖鞋，穿过容易让人联想起古代小学铺着木地板的长长走廊。走廊上放着为方便等候就诊的患者们就座的长排座椅，有两三个老人正在候诊。经过他们面前时清枝轻轻地点头示礼，然后继续往里走去。刷了白漆的门露出了一角，那就是弘明的病房。

打开房门，里面放着六张床。除了弘明外，别无他人。弘明好像睡

着了，搭在肩上的被单伴着呼吸轻微地忽上忽下。已经消瘦成皮包骨似的面颊，凹陷下去的黑色眼窝，仿佛一夜之间又被抹上了一层黑。这就是病魔一刻不停地将弥明折磨得死去活来的铁证。

怕吵醒弘明，清枝小心翼翼地在床边椅子上坐下来。他醒着的话就可以帮他擦擦身子，换件内衣，但既然他已经睡着，就不用特地将他叫醒了。清枝想着，一边拿起床头柜子上的周刊。这周刊的封面已满是褶皱，从那破旧不堪的样子来看，多半是从候诊室那边拿过来的。再看日期，已经是三周前的了。清枝扫一眼封页，打开来正欲阅读，弘明闻声醒了过来。

“你来了啊。”

从深陷进去的眼窝里，弘明投出炯炯有神的目光。也许是极度消瘦的原因，跟身体健康的时候比起来瞳孔显得格外大。尽管黑眼珠熠熠生辉，清枝却能感觉到他的视线早已有些飘忽不定。

“刚到。今天身体感觉怎么样。有什么地方疼吗？”

“今天还好，睡得也挺好。还是多亏了医生呀。到这儿来后，只要疼，高藤医生就会立即来帮我注射。跟在医大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好多了。”

也许是注射了麻药的原因，弘明的回答有些吞吞吐吐，口齿不清。

“现在给你擦身子吧。另外，再换件衣服。”

“嗯。”

“那我去接水。”

清枝拿出放在床下的洗脸盆，离开了房间。开水房就在出病室不远的地方。不一会儿接满水回到房间时，弘明已经从床上坐起半个身子来。

不知道是病魔的原因，还是因为注射了吗啡，弘明看上去支撑起头都很困难，下颚都已经快垂到胸前了。

“没事吧？是不是没力气？”

“没事。”

“那我帮你把睡衣脱了吧。”

弘明显露出来的上半身皮肤早已没了弹性，犹如被一层薄薄的煤油包裹着一般。背上全挤满了皱纹。他并非从前身体肥胖，而是这一个月

又瘦了——

清枝每天都会给弘明清洗身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弘明背上的肩胛骨和肋骨愈渐清晰，一根根显露出来。尽管还能勉强进食，但是摄入体内的营养在还没被送到健康细胞之前，就早已被癌细胞侵蚀掉。

死神确实在一步步逼近。恐怕再过不久，连摄取食物都会变得困难。渐渐的，体内存储的养分恐怕也会被癌细胞吸收殆尽。

清枝回过神来，拧了拧浸湿了的毛巾，使出全身力气为弘明擦背。手不断地上下揉擦让皮肤变得有些红润。即使只是一瞬间的红润，又立刻恢复到原来的枯黄，清枝仿佛看见被癌侵蚀的健康细胞在弘明体内苏醒开来。

“痛哟，那么用力擦，皮会掉的。”

弘明发出呻吟声。

“对不起……”

清枝停了一下，又开始清洗弘明的下半身。

脱下弘明的内裤，他的男根无力地低垂着。清枝将毛巾在水里沾湿后，拿起来拧干，然后轻轻地包裹住弘明的男根。不知道已经多久没有过性生活了，这男根现在已经变成仅仅用来排泄的道具。哪怕只是一瞬间，弘明的男根有一点儿微弱的复活征兆，清枝都会立刻扑过去跟丈夫抱在一起。想再一次拥入丈夫身体里感受他的体温，哪怕再一次也好。但是男根没有任何反应——

不一会儿，清枝就帮弘明把身体清洗完毕，再换上干净的内裤和睡衣。弘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闭上眼睛，侧卧到床上。

“怎么样，舒服点儿了吗？”

“嗯，谢谢啦。”弘明的声音如同从喉咙深处拼命挤出来一般，“喂，

清枝？”

“什么事？”

“我可以出院吗？”

“说什么傻话，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出院。”

“我想回家。”

“回家去不也一样吗，而且医生也说了，现在不要勉强移动。再忍一会儿就好了，再忍一忍吧。”

“还要让我忍多久！”

清枝不知如何作答，一时语塞。

“清枝，”弘明慢慢地将眼珠转向清枝，“我已经没救了。”

“……没……没那回事。”

“不用骗我，我也不傻。知道自己患的是什么病。在医大接受放射线治疗，不断地定期打点滴，还有这般痛法。我得的是癌症，而且已经是晚期。”

“老公，你胡说些什么！”

清枝竭尽全力地想否认，但弘明继续说道：“已经无药可救的人就不用继续待在这儿了。首先，住院费怎么办？家里已经没钱了。你每天乘车到这里的公车费又要怎么付？”

“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你说不用担心，但其实早已见底了吧。”

“住院费的事情智子在帮着想办法呢……静子也说……”

“嫁到别人家里去的媳妇可能随便用别人家里的钱吗，而且她们的丈夫也只是地方上招去的普通公司职员而已，收入也跟咱们这边不相上下。再加上，上学的孩子也要用钱，对方家里也还有老人要养。没有手头充裕的。”

弘明说得没错。清枝在撒谎。

两个女儿都跟在东京读大学期间认识的人结了婚，而且两人都相隔

千里，大女儿智子在九州的佐贺，二女儿静子在岛根。加之，她们的孩子今后都要上高中、上大学，开销很大，生活并不宽裕。事实上，这五年来她们一次也没有回过家乡。岂止如此，得知弘明得了不治之症后，她们也从没有赶来看望过。大家都是勉强维持生活的状态，根本没有能力筹到钱给弘明治病。

“没骗你呀，你那么不相信我就自己看吧。”

清枝从手提袋里拿出钱包，打开给弘明看。里面有十万元左右的现金，正好够用来支付到目前为止的住院费。

“算了……”

弘明看也没看一眼钱包，从床上立起上半身来，打开放在床边的盒子，从中取出一封书信。

“这是什么？”

“我的遗书。”

“你在说什么傻话？”

清枝猛烈地摇头，拒绝接受。

“行了，看吧。上面写着重要的事情。”

“不要，我不会看什么遗书的。”

“既然你不看，那我就把信里的内容直接读出来吧。”

弘明的嘴边扬起一丝安详的笑容。看上去他似乎已经做好了接受命运安排准备。

“写了两件事情。第一，拒绝所有的后续治疗。跟父亲那时一样，癌症的后期会遭受极大的折磨，我不想在痛苦地挣扎徘徊中去迎接死亡。用麻药也好，让我安乐死也罢，什么都行。只要能让我死得痛快。我决不抱怨。然后第二件事。我死后就把咱们家最后剩下的东原山卖了。虽然没怎么整理那座山，卖了也值不了几个钱。但是至少还能给你换点儿养老费。还有把家里房子也卖了。这样咱们曾我家族就真的一无所有了，什么都没剩下，一切都结束了。”

弘明像是在平静地自言自语：“我有点儿累了……让我休息吧。”

然后静静地闭上了眼。

“是吗？他那么说了？”

清枝将弘明的话转述给高藤后，高藤有些困惑地低下了头，嘀咕了几句，又闭上了嘴。

“他已经知道自己没救了。”

“应该是的。毕竟弘明是那个时代这个地方少有的在东京念过大学的人，而且也目睹了父亲当年的病况，他想想自己迄今为止接受过的治疗，很容易就猜到自己患了什么病了。”

高藤长叹一声说道：“有学问有时候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啊。没受过教育的人虽然也会对医生说的话半信半疑，但至少直到最后一刻都会抱着一线希望。遇到像弘明这样的人，还真是连瞒也瞒不过了。”

“医生，该怎么办才好？虽然我理解丈夫不想继续接受治疗的心情。但是，我不想放弃。哪怕让他多活一天也好。”

“清枝女士，多发性骨髓瘤这种病，到晚期要经受的是我们做医生的都不忍心看下去的痛苦。让已经得知自己没救、生命危在旦夕的人忍受这种痛苦，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能体会你们家属的心情。但是对于患者本人来说，能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的办法也仅此一个——死。如果可以的话，让他像睡眠一般，从所有的痛苦中解放出来，安详地死去。这样的想法不也合情合理吗？”

高藤真切地望着清枝用近乎嘶哑的声音说道：

“但是，医生，如果让他减轻痛苦的话，唯一的办法不是要用麻药吗，而且还要用大量的麻药……”

“对，是那样的。”

“但是，如果那样的话，一旦事情暴露了，医生不是会受到指控吗？”

“是的，如果被发现了的话。”

“岂不是要给医生添很大的麻烦？”

“清枝女士，您不用担心我。”高藤飘移的视线仿佛在追溯遥远的记忆。“我想您也有所闻，我年轻的时候曾作为卫生兵从过军。”

“是的，我听说过。”

“我在那个环境下见过上百，上千人死去。遇上大规模的战役，被抬过来的伤员会多得让你目不暇接。但是其实真正感觉自己最忙的人不是军医，而是卫生兵。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战场上受了重伤的人反而会被安排到后面，医生们必须先治疗那些治疗后能立刻回到前线的士兵。于是医疗室就成了人间地狱。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内脏都露出来的人在地上痛苦翻滚。很多士兵一边叫着‘杀了我吧’，一边拼命地挣扎，最后痛苦地死去。我很想减轻他们的痛苦，但是那时我手中没有麻药。这种惨剧一次次在我眼前发生。”

清枝目不转睛地听着高藤回忆。

“退役后我进了医大，从那里毕业后，随即开了这家医院。那时，我在心里发誓：治病是医生的责任，让只能坐着等死的患者没有痛苦地安详地迎接死亡也是医生的义务。人是一种背负着使命活着的东西。被老天召唤回去后，不管是谁都要接受神的审判。有罪过的人会被打入地狱，在那里饱尝无穷无尽的痛苦。那样不就已经足够了吗？没有任何人有给活着的人痛苦的权利的。如果有方法让他们从痛苦中解放出来就应该让他们解放出来。如果只有医生能做到的话，那么医生就有义务这么做。再来，即便我因为满足了弘明的要求而遭到控告，我也已经这把年纪，活不长了，也没有儿女亲人需要牵挂，当然也就没什么好损失的了。”

清枝眼前的高藤一脸安详的笑容，充满了慈爱之感。

哪里有这么好的医生呀，这般的为病人着想，自己主动提出照管得了不治之症的病人。

规则，不，是法律。宁可违背法律也坚持将患者从痛苦中解救出来的这番话，背后定然饱含了高藤坚定而强烈的信念。

“医生……那到时候，一切就拜托您了。请您满足他的愿望。我是做